

第6室 绘画—佛画 展示解说

本期展出的12幅佛画原本与各种写经一同装裱在两扇“佛画写经贴交屏风”上，后经改装而变为目前的挂轴形式。

N3-1-1 圣德太子及五臣像

圣德太子坐于天盖下方，身旁围坐着3名僧侣与2名贵族装束的人物。各人物上方皆有长条形白底榜题，但文字已不可辨识。修理前，原本绢缺失的部分转用了其他绘画(据推测是弘法大师像)的绢。

N3-1-2 阿弥陀来迎图

阿弥陀如来与三名菩萨从画面左上方驾着云彩飞降而下，前来迎接即将往生到画面外的极乐净土的临终者。构图及阿弥陀如来的姿势、如来与菩萨的肤色涂成白色等处，都是来迎图定型化以前的较古老的要素。

N3-1-3 释迦三尊十六罗汉图

释迦如来头顶圆光，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其前方左右分别侍立着普贤与文殊菩萨，菩萨后方绘有在释迦如来入灭后受佛嘱托、护持佛法的十六罗汉。释迦如来的袈裟等处采用将金箔裁成细丝粘贴上去的“截金”技法，细致地表现出了麻叶连纹、卍字纹等纹样。

N3-1-4、3-2-1 不动明王二童子像

海中的岩座上站立着面相狰狞的不动明王，两侧侍立着其化身——白色的矜羯罗童子和赤色的制吒迦童子。不动明王的背光是上方呈现为漩涡状的熊熊燃烧的火焰，富有特色。

N3-1-5 释迦三尊像

具有头光和身光的释迦如来结跏趺坐在饰有狮子的六角台座的莲花座上，其前方的画面左侧是象征智慧的骑狮的文殊菩萨，右方是司掌修行的骑象的普贤菩萨。释迦如来及二菩萨的佛衣纹样、莲花花瓣的脉络等处，都采用了泥金或将金箔切成细丝后粘贴上去的截金技法。

N3-1-6 爱染明王像

浑身赤红的爱染明王结跏趺坐于莲花台座上，具有三眼六臂，六只手中各执不同法器，表情忿怒狰狞。下方散落着火焰宝珠等佛教七宝。

N3-2-2 弥勒菩萨像

坐于莲花台座上的弥勒菩萨具有头光和身光，左足下垂踏在莲花上。从其鲜艳的色彩来看，制作年代应较晚近，风格近似于江户时代幕府末期的基准作品。

N3-2-3 文殊菩萨像

本图描绘了高坐于狮背之上的文殊菩萨。狮子正面朝前，狮口大张，威风凛凛。文殊菩萨的面容如童子般，头戴圆光，安坐于莲花台座上。在以绿色、褐色等为主的较暗淡的设色中，还使用了泥金、泥银，以及将金箔切割成细丝后粘贴上去的“截金”来庄严圣像。

N3-2-4 千手观音二十八部众像

具足千手、救渡一切众生的千手观音立于从海中露出的岩座上，其左右各侍立着十三尊眷属，还有从画面上方右侧飞来的雷神和从左侧飞来的风神。观音的手数包括在胸前合十的两掌，共有四十二只，以此代表千手。色彩也保存得相对较好，进行作品修理时，从旧装裱上揭下的画心托纸上发现了墨字书写的二十八部众的尊名。

N3-2-5 阿弥陀三尊来迎图

本图描绘了阿弥陀如来率领观音、势至二菩萨乘云前来迎接临终者的场景。如来的肉身及佛衣涂以泥金，头光则采用了将金箔裁细后粘贴上去的截金技法，同时采用泥金渲染，可以想像制成当时的华丽辉煌。

N3-2-6 释迦如来像

释迦如来在莲花台座上结跏趺坐，具有头光和身光，身上袈裟以泥金在红底上绘出连续雷纹。莲花座的轮廓及叶脉则采用了将裁得较粗的金箔粘贴上去的截金技法。六角形台座上也随处可见泥金和“纁綯彩色”（指不加晕染而将同种颜色由浅到深排列的设色法，是明暗表现、立体表现的一种）。

第6室 染织

—蜀江锦褥与绫幡足—

蜀江锦，是奈良法隆寺中传承下来的飞鸟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群织锦。其以红色为底，色彩艳丽，时至今日依然用于制作茶道具、和服腰带、西装领带等，受到各个染织领域的偏爱。蜀江锦在工艺上属于“经锦”，即由染成多种颜色的一组经线上下浮沉显出纹样。经锦的织造盛行于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进入奈良时代后逐渐减少，是一种较古老的技法。

同时，本期也展示织出各种纹样的绫料所制成的幡足。敬请欣赏飞鸟至奈良时代华美的染织艺术。

N-43：蜀江锦褥残片

这是用在褥子（垫毯）上的蜀江锦残片。色彩鲜亮的红底上配以龟甲形连纹，龟甲形内部又装饰了花鸟及形似犬的动物形象。古代织锦通常由同一纹样反复连续构成整体纹样，但此作品横向一排的纹样并不互相雷同，富有特色。

参考：什么是“幡足”

幡，是悬挂在佛像头顶或佛殿内外的旌旗。其构造如同人体，上端称为“幡头”，中部称为“幡身”，下端称为“幡足”。尤其幡足部分由数条长带形面料在幡身下端部分重叠缝制而成，悬挂时会迎风飘动。

N-319-61-2：赤地平绢幡足残片

N-319-63-1：赤地平绢幡足残片

N-319-102-3：赤地平绢残片

虽然仅存残片，但色彩依然鲜艳如新。红色染料通常尤易褪色，但这些残片的色彩保存状态却好得惊人，可以想象出当时是采用了多么优质的染料、花费了多少细心的功夫才印染而成的。

N-319-75-1：黄地山形纹绫幡足残片

N-319-87-1：淡黄绿地山形纹绫幡足残片

法隆寺传承下来的幡之中，尤其时代较早的幡上通常织有山形纹等几何学纹样，从中可一窥日本早期的绫织造技术。

N-319-89-3：黄地龟唐花龟甲连纹绫幡足残片

这件绫织物上也织有几何学纹样，即以“平地变绫纹绫”的技法织出了连续排列的龟甲，以及纳于龟甲中的可爱龟纹和图案化唐花纹。此类绫织物在正仓院宝物中几乎未见类似品，是法隆寺独有之物，极为珍贵。

N-319-108：淡黄绿地套菱连纹绫幡足残片

幡足残片上是重重相套的菱形连续排列的纹样。因织造中的失误，纹样形状较不规则，从中可见古代纹样大方不拘的有趣之处。

N-319-113：淡红地龟甲连纹绫幡足残片

绫面料上织出了连续排列的龟甲纹。同样的幡足也见于“广东绫大幡”（N-24）上，据推测约织造于七世纪下半叶。

N-319-161-1：黄地山形纹绫幡足残片

N-319-165：黄绿地山形纹绫幡足残片

绫幡足上织有细密的由三角形连续排列构成的“山形纹”，使用的是“平地浮纹绫”、“平地绫纹绫”等绫织造技法中的古式技法，从中可见日本早期的绫纹样。